**圆桌派第三季第21集 细节：魔鬼藏在细节里**

《圆桌派》是一档下饭的聊天文化类节目，由著名媒体人、文化名嘴窦文涛携手优酷“看理想”倾力打造。不设剧本，即兴聊天，平等视角，智慧分享。一期一个引发思考的话题设置，交流价值观点、碰撞思想火花，跨界、跨代，更加年轻，更加多元。言值就是生产力！

**嘉宾：窦文涛、蒋方舟、马伯庸、史航**

窦文涛：今天咱们这个仨作家，头一个任务就是评点一下史航老师这身打扮，但是史航老师今天给我们带宝贝来了，你看着就像地主老财囤了很多东西，来给我们展示。

史航：也不过是一些世间女子。

众人：哈哈哈哈哈。

史航：人面不知何处去，桃花依旧笑春风。

窦文涛：雅芝写给你的。

史航：不是，写给人另外一个女孩，那女孩缺钱卖了我就买到了。

窦文涛：这说明魔鬼藏在细节里，我就是真说这是这话题，是从史航老师有一次讲课，我注意到你们仨都是靠细节为生的，写小说，写编剧，写细节。

我首先跟这个马伯庸老师请教请教，你被称为就是脑洞大开，你被称为就是很脑洞大开的一个鬼才牛人，你觉得这脑洞怎么能开？

马伯庸：我觉得脑洞最主要的得训练，就像这个给自己一些思维命题，尤其是当你去飞机延误了，或者你坐的地铁上这个人特别多，你又拿不出手机来看，你又手里又没书，这时候怎么办？瞎琢磨，琢磨多了之后慢慢脑洞就开了。

所以你说的，刚刚史航老师刚才说的细节，我有一个特别适合讲细节的一个思维命题，就是我在想象说我在沙漠中间发现了一块一吨重的黄金，一吨重的黄金正方形的，一般人想的就是发财了，找到黄金了，所有的小说里面提到说最终找到了宝藏，他们终于发财了。

但是你要仔细想的话，从你发现这个黄金到你发财之间有很多的问题，你要想这个黄金你怎么运出去，一吨重你一个人肯定扛不出去，你又不可能跟人分钱，你得借气割机，你借了气割机之后，把这个分成小块之后，你运回去你存在哪儿，别人会不会发现，你到了沙漠边上小镇你运出去了，你怎么运到你生活的城市，你运到你生活城市你怎么把它变现？一吨重黄金一次扔到市场上，整个黄金市场就崩了，而且会有很多人

窦文涛：你还为国家金融考虑呢。

马伯庸：不是，很多人会注意到你，都是他抛的他是怎么回事，从哪拿的钱，这么多钱，你告不告诉你媳妇儿，你告不告诉你爹妈，对吧？及时我会在想说我会有一整套计划，怎么借切割机怎么讲，每次我都会把自己这个细节做补完，就是说有一个点我没想到，我再把这个计划重新过一遍，把这个计划加进去。所以从我大概2010年左右想到这个东西，一直到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在我脑子里盘旋了七八年，而且是每年根据法律法规还要做调整。

蒋方舟：黄金市场。

马伯庸：到现在为止，这个计划已经非常完整了，就差那一吨黄金了。当然这个故事本身没有，不会写出来，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的训练，你对细节的一个思考。

窦文涛：这是教人写小说的一个方法。

蒋方舟：对，我原来看过一个特别好的，当时是村上春树说的，他说这个其实太太聪明的人是写不了小说的，他说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太聪明的人，他总是一眼就看到了一个结局。对，就包括我跟史航老师共同的朋友李诞，他的有一句名言，人间不值得，那你都人间不值得了，你就没有书写的欲望了。

但是说写小说的人，他恰恰是那些不断的去琢磨，就像村上春树举的例子，就像富士山，聪明的人就是在底下看一看说富士山就是这样子，但是像写小说的都是有点困难。

马伯庸：吭哧吭哧往上爬。

蒋方舟：吭哧吭哧爬，观摩、测量、仔细看，然后发现原来富士山是这个样子，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细节的过程，所以太聪明的人是写不了小说。

史航：我想起李长声老师说那个富士山，因为我没上去过，别上去都是煤渣，用东北话都是炉灰渣子，因为它是火山口，他这么一说，我本来想着所有的画面中那么圣洁样子，突然被他们一俯瞰全是炉灰渣子。

窦文涛：那不就是你这帽子嘛，上面一点红，富士山，史航老师你给大家讲得细节，你先给我说说你举出一个最让我们听了下泪的细节有吗？

史航：我其实我自己写电视剧的时候，我写过一个电视剧叫《敌后武工队》，何冰他们演的、于和伟演的，好多年前那时候还没有抗日雷剧的时候，我就真的去下地方，河北挨个县去转，见了一帮政协主席、副主席，当年都儿童团长，手上都可能有人命的，真正反奸除特的，就是从他们知道好多事，我就知道。

你知道那时候的堡垒户抗日的时候，这一家人都死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一滴蓝墨水在墙上，因为那时候钢笔都不好使，比如说写一写就得甩，这咱们都有这个经验吧，但什么人呢？武工队住在堡垒户家里写东西，钢笔快没水甩甩甩几下，有一个甩到墙上一个点了，他没擦，人来搜的时候，墙上钢笔水点，你家有识文断字的人，用钢笔的人，你说不出来是谁全家杀了，就一钢笔水点。

就是我所以我这开头就从这开始，就是一个少妇抱着孩子，衣服上噌个钢笔点，然后刘魁胜那个大反派顺着这个到你们家，到你们家什么都搜不着，但看到你们家的灶房厨房的时候，有一样东西，什么有尿渍，墙上的尿渍，但这个尿渍什么特点呢？比较高，是男性站着小便，不是女性蹲着的，这一个就出事了。

为什么呢？保定乡间什么样的，解大手去后院，由于要留农家肥嘛，小便的时候男人是可以站在当街、当院子撒尿的，跟人打招呼没关系，侧点身就行了。就跟上海。你知道弄堂里有时候也这样的，简陋的厕所，但女人你不好这样吧，女人小解就得在灶房里，所以灶房只能在有这么低的女性的解手的痕迹，不能有这么高，男人为什么不到院子去撒尿，不能见人，武工队。所以你得从这样的细节写才是可怕，咱们老是说这个地道战，地道战。

窦文涛：所以说魔鬼藏在细节里，鬼子很重视细节。

马伯庸：个个都是福尔摩斯。

史航：对，就是人命，你知道地道战咱们觉得钻来钻去很牛，最开始都是叫蛤蟆蹲，就咱们桌面这么大的地方就这么高，蹲一个人或俩人，你说能撑多久。刚人进去了一盖上盖，汉奸鬼子进来连住三天，这三天如果是我们，也就咱们家俩这吨位的挤到一起叫什么，三天不能吃不能喝这不会死，不能拉不能撒，不能放屁，不能打呼噜，有一点生地底下不就完蛋了，你说你能熬几天，有的人活活闷死在蛤蟆蹲里。那时候还挖不了地道，这些东西才是你要写一个题材的基础。

蒋方舟：史航老师说这个我就想到，我有一次坐一个男性朋友的车，完全不熟，做一个男性朋友的车，然后坐那个副驾驶，然后我就下车的时候，他就看到我的那个车的后座上面，就是头发夹了留了一根头发，他就很小心的就把那个头发给自己卷好扔了。

史航：我还以为他放回你的头上。

蒋方舟：我觉得这一个细节我就知道。

窦文涛：就决定嫁给他了，是吗？

蒋方舟：不是，我就说这是一个有故事的男人，他一定是之前有过这样的事情被发现了，在吵，然后本来要下车，我说咱们聊聊，然后就果然问出了一段特别惨烈的之前的爱情故事。

所以我就说这个不要跟写小说的人谈恋爱，就是因为我又特别喜欢一个书名，就是所有的爱情故事都是鬼故事，为什么呢？就是你从你谈恋爱的人身上，你可以看到他之前所有恋爱的影子，这些影子就在这些细节当中。所以这是一个头发我就发现了，原来这是一个不简单的男人。

窦文涛：真是，你一说这个我想起，当然就是说他们讲星座都是瞎掰，都是瞎掰，也不能随便侮辱人家处女座的对吧？但是我的确听人说，比如说处女座的那个媳妇、那个太太对吧？假如这个老公有什么的话，比如说他这太太出差几天，说处女座的那种一进家门目不斜视，直接走到卧室床旁，一低头拿手一捡，就捻出一根长头发，就是说这个目光，目光如炬这种。

史航：这说明一个道理，如果一个已婚男人谈恋爱，要找短发的姑娘。

马伯庸：或者找没头发的。

蒋方舟：找没头发的。

窦文涛：而且呢，就是有些啊，你说这个都算不算是细节，就是我觉得它是无节，就是他们跟我讲的，就是说这个恋爱当中的这个人，或者说是夫妻之间那种敏感的程度。

你比如说她的男朋友要跟要给别的女孩在发微信，整天在她身边发微信都没有什么异常，但只有在跟那个有嫌疑的那个女的发微信的时候。

马伯庸：觉得不对了。

窦文涛：就是他这个女朋友就会有感觉，就觉得他不对，是因为他不自然了吗？

蒋方舟：或者是他发微信的时候，他就下意识的可能就看了你一下，他就是不知道看你有没有在看他。

马伯庸：就是行为模式跟平常不大一样了。

蒋方舟：非常，我就觉得像渡边纯一他说这个，他就还是说写小说，他说这个写侦探小说、犯罪小说都不需要有经验，但是写爱情小说你必须有这个恋爱经验，你才能够写爱情小说。

马伯庸：体会得到。

蒋方舟：电影里我印象最深的，好像刚刚马老师也说，就是那个《色戒》打麻将的那场戏，我又看了二十多遍，就是因为什么，每次看都能发现新的奸情。

窦文涛：真的吗？

蒋方舟：对，因为你第一次看，你就觉得这个是。

马伯庸：正常的拉家常嘛。

蒋方舟：对，你觉得是易先生跟王佳芝有奸情，这个是能看出来的，因为他那个言语上面的勾搭，写电话号码很明显。而我第二次看就发现是一个什么马太太还是朱太太，也跟这个易先生有奸情，为什么，就是说这个当那个易太太问她的这个钻戒的时候，然后她就埋怨了，说我这个钻戒这个样子已经老了，然后就瞥了易先生一眼，就说这个钻戒其实是他给她买的。

然后后来再看就发现另外一个太太也跟这个易先生有奸情，就是说那个易先生给王佳芝喂牌，然后呢这个太太就生气了，说易先生我不行，我要看看你的牌，但一般如果两个人呢，这个男女只是牌搭子，关系没有亲密到一个程度的，她不会这么亲密的去翻他的牌，所以就每次看都发现新的奸情，就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导演他可能也没想着让观众去一眼看破，但他就是把这个东西藏在下面，我觉得好厉害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个你知道我想起来，我曾经认识一个台湾的一个女嘉宾，我就发现这台湾的女嘉宾她是有经历的人了，跟我们一起几个人也是拍一个节目，那有一个小女孩，这个小女孩儿呢跟我们这个组的其中一个男的嘉宾吧，一个男的嘉宾。

第一天大家认识了，不是实际早就认识了，但是第一天大家在一起有个活动，晚上就散了，散了第二天就在化妆间里碰见，然后台湾的这位比较成熟的女嘉宾出来跟我讲，说昨天晚上他们俩有故事了，我说为什么，这是怎么看出来的？

她说我告诉你，这个女孩子第一天见到这个男的嘉宾呢，她平时跟这个男嘉宾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尊重的，她说你看今天呢有一点不太尊重，你明白吗，我完全没看出来，她不是表现出什么，她可能就显得这个女孩子在这个男嘉宾面前，帽子给我戴戴或者就是

马伯庸：就距离拉近了，显得有一点不太礼貌，他是从这个地方，她是说女孩子有的时候她是，是不是方舟你，就是你跟一个男的有了故事，你就会放得不尊重起来。

蒋方舟：我对谁都不太尊重，所以。

史航：我能够找到另外一个细节，就是我认识的一个人，我的大学同学，在上大学的时候呢，大三我陪他回四川成都家里，然后有好几个他的高中女生都来一块儿玩，就坐了一桌子的人。

我就知道他是跟谁企图有点什么，为什么，在吃西瓜，那个女孩啃两口西瓜搁这儿，他拿来吃完了。

马伯庸：这个狠。

史航：在几个中挑一个，她挑了一个，他咬两口。

窦文涛：他是想要干嘛，接吻吗还是。

史航：只有这个机会，顺着她的牙印接着咬下去。

窦文涛：顺着她的牙印。

蒋方舟：但我原来看过一个，这个版本我看过一个特别浪漫，你这有点猥琐，我看过一个很浪漫的，我还一直想用在小说里，就是说那个百货商场都下班了，下班了之后各个店铺就大家都收拾，然后就准备下去，就是说一个店铺的一个女孩，也就是外来打工的那种，然后她就是顺着这个电扶梯就下去。

但是那个金属的扶梯会印上手印，他身后就跟着一个保安，就把那个手印印在她的那个手印上，那个我就一直想用在小说里，我觉得这个特别动人，是比你那个不猥琐一点。

马伯庸；我觉得这个很危险的。

史航：但是，方舟我告诉你。

史航：手印跟牙印不一样，是吗。

窦文涛：方舟，我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，已经有人用在小说里了。

蒋方舟：是吗？

窦文涛：但是跟你这个不一样，我最近正在看帕慕克，土耳其的帕慕克写的那个《我的名字叫红》，原来我不太了解他，现在我发现这哥们真挺多情的，而且是一个特别苦情的那种人，你看他最后他是因为写一个小说建了一个博物馆，叫纯真博物馆，现在在伊斯坦布尔，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他是为了建一个博物馆写了一个小说。

这个里面有一面墙，就是他恋过的这个女人，这个女人就是她暗恋这个女人，还是明恋，我还没看完，就是说他最后收集这个女人抽过的烟头，他就说粘有这个女人的烟头，几千个烟头，而且就记住哪天哪月哪天上午她抽完的这个烟头，拿大头钉、钉、钉，我不知道帕慕克怎么收集来的，他反正写一个人的故事，也是真实的，就是真有这么个女的，就抽过的几千个烟头，粘有这个口红的烟头，钉满几大面墙，就是它那个。

蒋方舟：太变态了。

马伯庸：太吓人了。

史航：吸烟有害健康。

窦文涛：你说吓人，你还没听，我还听史航老师讲过一个，汪曾祺先生写的那个，那你说。

史航：那个是那个《大淖记事》里的东西，就等于说呢，一个农村的女孩子，她跟另外一小伙子相爱，但是有别人想霸占这个女孩子，小伙去阻挡，然后被人家打的人事不省休克，几乎相当于死了给抬回来，于是大家怎么救他？有个民间偏方，就找那个陈年尿桶上那个尿碱，刮起来再加一点水给他冲，说这个能把那个闭那个气给激发了，他能喘这口气，于是就往他嘴里头硬灌，灌完还没什么回响，完了大家在等的时候，那女孩儿看着那个尿碱那一碗还剩一点，她不知道为什么，端到嘴边也尝了一口。

窦文涛：你不感动吗？你笑，你不流泪吗？

蒋方舟：没有。

窦文涛：你没觉得，让史老师给你 解释解释，为什么应该感动，而不应该是笑。

史航：汪曾祺老师他的真善美都在粪尿之间，因为他另外有一个散文叫《白马庙》，说有一个哑巴喜欢画东西，于是他说他见到有一个挑粪的人，挑了一个粪桶是新的，在粪桶的口这块画了串枝莲一圈，粪桶上画着花，就这两个都是，美就是那样的，爱就是那样的，就是他的极致。

蒋方舟：就是粪便上开出一朵花儿。

马伯庸：生活有情趣。

窦文涛：不是，他这意思，我老看他这个红尖。

马伯庸：先对个标。

窦文涛：他这意思就是，苦跟你。

史航：一块儿尝，耻辱一块。

窦文涛：跟你苦在一起，你知道吗，就是你像我记得曾经他这个意思就是，我曾经听这个谁李敖，台湾这个李敖他曾经讲过一个，就说你觉得有的时候这个女人的这女的这种心理，就是日本战犯，咱不是咱们抗日战争打赢了，那东京法庭嘛，日本战犯判处死刑，就是这个我忘了具体是谁了，那执行死刑以前呢？

他老婆先自杀了，然后让人把消息告诉他，还是送了一封信什么？那意思就是说你怕死，你就要执行死刑了，我先去死。你好没有那么怕，你知道吗？他就是这样的一种，我觉得有点像就是说，这个尿碱很苦，我也跟你苦在一起。

蒋方舟：那我宁愿死。

马伯庸：说这个我想起来，就是马尔克斯有一个短篇小说，叫《礼拜二午睡时刻讲》，讲一个妈带着一个小女孩去看他，给它死去的一个当小偷的儿子去上坟，特别简单就是一个场景坐着火车到了，那就这么一段场景，但是里面我当时看第一遍我没看懂，我觉得这什么东西，就是整第二遍再看的时候，是因为我之前我奶奶过世了，我去给我奶奶上坟，带的花带的什么东西，那一路上我就一直在惦记，说这个花让他最好能保持一个鲜艳的状态，所以特意买的花盆。

当我再回头看这个短片细节的时候就注意到，他妈在里面靠着火车昏昏沉沉睡了，小女孩做的事不是靠着他妈睡了，是抱着这个花去厕所，把那个花里面的水给它沾上水，到了墓地之后见到神父的时候，他那个女人拿出来那个花的时候，外面裹了一圈报纸，这个报纸是沾湿的，就说明他们去上坟之前，他给他儿子上扫墓之前，他这个花是一路带过来，在那么热南美那种天气里要保持一个湿润状态，希望能够看到，她这种心情，就是忽然一下子我就觉得这个细节太牛逼了，这个细节一下子就把这个主题完全点到了。

蒋方舟：而且我怀疑就是说，这可能是有真实经验，要不然我觉得我不太能够想到，我原来看过一个美国作家，六七十年代的，他有一个小说叫《最后诊断》，然后他就是写一个细节。

史航：加拿大的阿瑟·黑利。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。

窦文涛：瞧这个读书的。

蒋方舟：他就是说那个一个人被截肢了，截肢了之后他的那个腿会放在别的地方，这个病人就求那医生说我的腿痒，你能不能给我挠一下，这个医生就去给他挠了挠他放在别处的腿，后来我就觉得太震撼了，然后我就去查，果然这个作家长时间的都在在这个身体不好，在那个医院里，所以这个必须有实际的经验，你才能写出这种看起来特别反常，但是你一想真的是这么回事的这种细节。

史航：就按你说的李敖我刚才想的一件事，因为我的收藏的写真集中有一个藏品，是胡因梦的签名写真集，我把它跟李敖签名的棒球放在了一起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我违背。

窦文涛：这是个什么意向。

史航：我也不知道双方什么意愿，反正就是。

窦文涛：你这个装置艺术。

马伯庸：你这个细节挺有意思的。

史航：但是我想到一件事，就是文艺女神，不都是赤脚很美吗？她那个里边写真集大量海边赤脚，李敖说他最讨厌看到胡因梦灰色的脚底板。

蒋方舟：对。

史航：这个就是一个世界的打开方式不同，你看的东西不一样。但我们还会认为。

窦文涛：就是胡因梦喜欢光着脚在地上走。

蒋方舟：对对对。

史航：所以就会有灰嘛，李敖有洁癖受不了嘛，他就灰色脚底板，但是就什么呢?我们看到胡因梦永远是这个，因为我们不太有机会看到文艺女神的脚底板。

蒋方舟：所以我觉得确实有实际经验，比如说像我一个朋友，他是在东北生活，他写东北文学，然后里面就有一句，我先开始看的时候。

窦文涛：东北文学是独树一帜的一种文学吗？

蒋方舟：对，它那里面他他有一句话，然后我第一遍看的时候很快就过去了，第二遍我觉得特别有意思，他就说他们东北的见面打招呼，就说你还有几年退休啊，就都是三十多岁的人，就说他那个国企改制之后，就大家的这个生活的周期变得。

马伯庸：得过且过。

蒋方舟：对，生活周期就变得很短，就是工作周期变得很短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特别动人，他虽然只有一句很简单的话，但一下子就把这个东北的感觉给烘托出来，这个没有实际经验是写不出来的。

窦文涛：这就是说古人讲一句话叫读书得间，这个就是说你读书，你像鲁迅他能从什么满篇那个圣贤书里边看出“吃人”二字，就从字缝里边他看出背后有东西，有的时候也的确是就是一个细节，包括人与人之间打交道，我也发现说话真的一定要这个水泄不通的，你必须非常周密。

史航：什么叫水泄不通。

窦文涛：就是你必须把自己封堵得，要不然就撒风漏气。

史航：一个人的拥堵。

马伯庸：那叫滴水不漏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跟作家在一块就吃亏。

马伯庸：意思一样，我觉得这个用法很新鲜。

蒋方舟：一个人也可以水泄不通。

史航：以前我有个朋友起的网名叫一个人的人浪，就是一个人一会起来一会坐下。

窦文涛：对，这没准这个细节你要会观察，你就能分析出我的心理结构，对吧？水泄不通。

马伯庸：有的人说话滴水不通，有的人说话是水泄不通，没法聊了。

窦文涛：这人心里是多么封堵，多么封闭型的这么一个人。

马伯庸：说一句堵一句。

蒋方舟：所以就这个我觉得越高超的作家，他就把这个东西写的越隐蔽，我不知道马老师有没有看过，原来毕飞宇他做一个演讲，讲那个红楼梦，我觉得他里面说了一个我印象特别深刻，他就是说红楼梦这个秦可卿跟王熙凤关系很好，但是这个王熙凤就是秦可卿病了之后就去看他，看完之后出来也是哭，然后眼睛眼红了。

但这时候，作者忽然用了一种特别平淡说，然后这时候王熙凤就开始看花，觉得这个花园里这个花也很美，那个花也很美，就是她一种特别平静的欣赏的态度。然后那个毕飞宇就说，说这个时候能看出这个作者的高超，这明明是反逻辑的，但他用这样的一个反常的细节，就说明王熙凤这个人她是心里是狠到，就是狠到底的，她是没有什么人情，她就只在乎她的这个事业和成功，就在一个非常隐秘的细节当中。我觉得这样去看，你会觉得这个《红楼梦》处处都有伏笔。

窦文涛：你说像你们这个当作家的，会被细节所折磨吗？

马伯庸：对啊，会啊，因为文学这个东西，它是一种朦胧的暧昧的，你不能直截了当的说，窦文涛狞笑着说这件事我办成了，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一种办法，一定要是让你微笑着说，但是让人感觉到你内心的阴狠，这是一个特别费脑子的事情。

蒋方舟：对，写小说我后来发现有一个诀窍，就是你这个人物心里想的、手上做的、跟嘴上说的不能是一样的。

马伯庸：没错。

蒋方舟：就这是一个诀窍，就是说你看到所有的人物就反派，就哈哈哈这个女人我今天要定了，那就是一个写坏了的人物，他一定是想的、做的跟说的是不一样的，那他是一个立体的人物。

窦文涛：这你就说起来，当然是上次我们这圆桌节目，我就提过这事，我觉得当你这编剧更有意思，就是说这个电影学院这个徐浩峰是吧，他在现在有时候就有点水泄不通，他就有点想不通。

他说这个现在，我们跟这个投资方很难打交道，就是我们学编剧的时候，过去这个老师教是如果你说你爱他，那么恰恰台词你要说我不爱他，对吧？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学出来的，他说可是今天，今天的这个影视剧，我把这本子交上去，那制片人说你到底爱他不爱他，就爱他就爱他嘛。

史航：制片人要的是手语翻译式的，我爱你。

窦文涛：说明白了还拍听不懂呢。

史航：底下再来一个字幕，三结合。

窦文涛：而且我觉得真的有的时候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温暖，要不说不光是你们是为了写小说创作，相反我是觉得，有时候我就发现，就是这跟咱们这个待人处事，你比如说这个朋友，为什么，我们有一个台湾朋友，大家觉得就是觉得没法不拿他当好朋友，你知道吗？

就是可能台湾人我觉得也是这个礼数周全，就是你这个，咱们这个说实在的，咱这个北方人，我觉得有时候跟人比起来，就显得到人家那儿特不好意思，特粗糙，好家伙，你比如说你一到那儿去，然后这个酒店已经帮你订好了，你本来还想问什么该住什么酒店，人家已经帮你定好了，定的可能是你上次住的那个酒店，你一进酒店的房间，里面有一盆这个水果，是人家家里人送到酒店，送到你酒店房间的这个水果。

然后呢，你走的时候给你打包一个箱子，这个箱子里还是打印的一个礼单，其实不是，就是凤梨酥或者什么的，但是他做的那个好精致，就是比如说给窦文涛兄，台湾一点小特产，就是凤梨酥几盒，什么什么几盒，而且这只箱子都给你打包好了，让你直接在飞机托运就能够走，我的天我们就每次说咱别弄这个，你弄这个以后就不敢来了，你知道吧？

史航：是不是特别像生辰纲。

窦文涛：对，所以我就说有时候人跟人之间，是不是他有些人会体贴你，就体贴到这个份上。

蒋方舟：女生被打动永远是被细节，永远不是被嚎叫似的说我爱你，永远是被细节。

窦文涛：你被什么细节打动过？

蒋方舟：就到别人家，别人给我拿拖鞋。

窦文涛：就这点事，这算什么。

马伯庸：拿拖鞋这不很正常吗。

史航：拿睡衣睡裤我觉得倒是。

蒋方舟：我感动点很低的。

马伯庸：我跟我媳妇原来谈恋爱的时候，我跟我媳妇儿原来谈恋爱的时候，我就有一回，就后来我问她，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咱俩算是正式男女朋友了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开始谈的时候，就是明确关系了，但是不一定就是两人感觉在那儿。

我说什么时候你感觉到了，她说有一次咱俩出去吃饭，我吃完了一半了吃不动了，卤肉饭，然后我把那一半就拿过来我给吃了，就给你们刚才说的。

史航：那不就是饿吗？

马伯庸：是啊，是饿啊，但是她会觉得说我们两个没有距离了，这是一个男女朋友，或者说是一对情人可以做到很坦然的，很自然做到的事情，她忽然从那个时候开始觉得，这算是心里彻底认为是男女朋友。

蒋方舟：我唯一给男方写信是上访信，就是说对方，因为也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短信，微信也拉黑，联系不到，我就只能写个信上访，说为什么跟我分手，就这个，只能写这种信。

窦文涛：你当年有过那时候。

蒋方舟：其实是前两天吧。

史航：我们这次节目也作为一个“上访”节目隆重推出。

窦文涛：没错没错，所以怪不得方舟现在发展到把男粉丝堵在门口了，是吗？

蒋方舟：不是，我是觉得有的时候，我刚刚说恋爱的细节，就有的时候其实不爱的细节，就是这个东西在小说当中也挺寒心的。

我记得当然不在小说当中，在生活中我一个日本朋友给我讲，他什么时候觉得他老婆不再爱他了，然后我觉得讲了之后，我觉得特别渡边淳一小说，他就说因为他们家是睡榻榻米，就是说榻榻米所有的被子都是一样的，他的被子，他老婆的被子，女儿的被子都是一样的。

但有一天就拿错了，他和他老婆的被子就拿反了，然后到晚上他就发现他老婆偷偷的把两个被子又换回来，他就他很难过，他说我连老婆连我的味道都忍受不了，所以8就有的时候这个不爱的细节也挺残酷的。

史航：日本的那个叫田山花袋，写的一个著名的好像就叫《棉被》。他是一个不伦恋吧，老师跟一个女学生的没有发生什么，但最后他就是把人家盖过的棉被，整个把脸埋进去，最后那点气息，就是整个要把这个气息榨干一样。

我没有你们这么多的那个感情经验，但是我想我原先就是刚刚出道当编剧，1993年那时候写，写一个跟纪晓岚有关的故事，但不是后来《铁齿铜牙纪晓岚》，一个别清朝故事，也是一个上访故事，真的冤案的上访。

窦文涛：冤案，不是情感的上访。

史航：一个女的，变成一个歌女妓女，她要去到八大胡同赌纪晓岚大人，于是她跟人抚琴，女性才艺表演，这个纪晓岚是个老的，是个真正历史中大白胖子，老头，他在那儿就坐下就这么听，烟这么点着，那个琴这么抚着，毫无表情就是抚琴，就是也没有被感动，什么表情没有就呆若木鸡这么坐着看。

但是那女的抚完琴的一瞬间，他做的一件事非常奇怪，他剧烈咳嗽，眼泪鼻涕一脸非常难看。

蒋方舟：他掩盖眼泪是吗？

史航：不是，那女孩儿就哭了，为什么，老头刚才一开始就想咳嗽，但你抚琴他就一直忍着不咳嗽，直到，你看这样，他肯定不是眼泪淹那一点，然后那女孩就扑通一下跪在这儿了，什么话都没有说，因为我想他们差这么个年龄段，写感情只能写到这个份上，最后女孩就是拜倒他的时候，老头看着她、看着自己就说了两句话，朱颜红袖，指着那个女孩，白发青衫，不配呀，就这句话，所以就是这个。

窦文涛：透露了史航老师心底的欲望。

史航：没有，就是个人经验是什么？就是你忍咳嗽这件事是每个人都有过，所以就是说你是透露感情细节，必须得是你经历过的这个细节，但是就是你没经历过的情境给搥上去。

窦文涛：但是要不说作家我觉得眼光不一般，真的就是是都经历过、都见过，但是当你见到有人把它写出来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好动人，就是我就刚才讲帕慕克这个，我就想起他的诺贝尔奖《我的名字叫红》里边，我那天看了一段描写，我觉得真是，他一写你就知道我们人人都知道，但是你很难想得到。

他就是说一个女人收到了情郎的情书，但是这个女人是不识字的，不识字的呢，她不得不要找一个懂字的人给她念，这个就很不好意思，但是又不得不找他念，然后呢这个念的时候听的当然是很陶醉，然后呢念完了之后，这个细节在这儿，就是说念完了之后，她让你告诉她，他写那句话是哪几个字。

史航：这个好。

窦文涛：是哪几个字，说是这几个字，然后说她也看不懂，但是她就看着弯弯曲曲的那个字迹，就在反复的看，反复的看。

史航：这个好。

窦文涛：你看这个细节，就是这就是一个爱着的那种女人，她会说让你再念一遍，然后说他里面谈到我很想你，哪几个字是我很想你。

马伯庸：这个就是爱。

蒋方舟：我幼儿园的时候也是喜欢我们的班长，但是我那时候也不识字，也不知道，但是我们幼儿园的时候。

窦文涛：幼儿园就开始了。

蒋方舟：对，然后我们幼儿园的时候会有挂毛巾，然后你的杯子的地方底下会有你的名字，然后我就看他每次都去那个地方取他的这个毛巾和杯子，然后我就每次他取完之后，我就去摸他的名字，我就觉得跟他产生了某种关系。

马伯庸：也不错，也不错。

蒋方舟：太可悲了吧。

窦文涛：都挺恋物癖的我觉得。

马伯庸：前一阵我还不是看的书，是玩的一个游戏，一个日本游戏叫塞尔达荒野之息，现在特别火的一个，里面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细节，就是我关注游戏性的，当然另外一说，但里面有一细节，主角睡了100年，回去找当年的战友的时候发现都死了。

然后其中有一个战友是一个人鱼公主，他去人鱼公主那儿看了人鱼公主她爸，然后就说当年我们，就是说反正说我跟她是战友什么，他爸就说那我帮你找到她的留下的一个装备，旁边一个老头，那个人鱼公主的老师就说不行，怎么可能这个人鱼公主不可能喜欢他，然后也没任何证据。

后来他说人鱼公主做了件衣服，这个衣服是给他，这是人鱼族的习俗，给她的夫婿做的，然后老头就说衣服怎么了，这每一代公主都做衣服，凭什么就说是你，那个人鱼国王把那个衣服拿过来给他穿上，严丝合缝，别的什么都不用说了。

我开始以为是一个特别奇幻，比如他穿上衣服之后闪光，有心型的，没有那些，不用那些奇幻的细节，这个衣服跟他的尺寸一模一样，足够代表一切了。

蒋方舟：这是资深宅男。

史航：就是衣来张手的一个典型的思路。

窦文涛：你每天在屋里就脑洞大开，就是在想这些。

蒋方舟：人鱼公主给你穿衣服。

史航：他说那个就是写这种细腻的东西，我想到一个好像很粗然后很霸气的一个人，姜文，他不是他后来这些作品，他当年他中戏表80，我师兄，他们入学观察生活练习，我们入学后都要看前面的人的观察生活练习，叫无题，他和岳红俩人的，他编的一个小品。

就是大学生一对恋人要分手，到这个小饭馆来，就说完各自的话，我把我借你的书还给你，分东西的一个事，而且没钱要吃的，各点了一瓶汽水，三毛钱，退瓶一毛五，就退瓶一毛钱，整个汽水三毛钱，就这么一个事儿，闲聊完了，最后什么呢？这两瓶汽水喝完了嘛，他把这女的也拿过来，他俩的拿过去退瓶，因为各有一毛钱，每个人自己付的，这女的不给他，把那个瓶子拽回来擦了擦，装书包里，不退。

完了姜文这男的他想了想，自己这瓶也擦完，也放书包里走了，一毛钱没挣着，然后这个留下了，就是这个男的是被这个女的生生教会了，什么叫留下点东西，所以叫无题，所以姜文是很骚很细的这么一点东西。

窦文涛：怪不得都叫他姜姐姐呢，实际上，对，有时候反差。

蒋方舟：这个就让我想到，就是说人为什么要看小说，就是说我觉得我有一次去一个，去参加一个爱尔兰作家的一个作家课，他就问我们小说的本质是什么？第一个问题，小说的本质是什么？马老师觉得是什么？

马伯庸：你先说你的答案，这个问题比较大啊。

蒋方舟：没有，它有个标准答案，我们就说情节、人物、故事，就这七嘴八舌的说，然后他说都不对，他说小说的本质是时间，就是说你必须在这个小说里面感觉到时间的变化，那这个作家其实是这个时间的作曲家，他可以让这个时间变快，也可以让这个时间变慢。

变慢就是那些细节的部分，它让你看这一个花儿，它让你看这一个草，他让你看这个瓶子是怎么样。

所以为什么人看完小说之后会有一瞬间的恍惚，就是你获得了一种新的掌握时间的方法，你学会了如何去观察，怎么去看一个花，怎么去看一个叶子，所以这个细节我觉得它其实就是一个时间的载体。

窦文涛：你说这个我就要谈玄了，那要照这么说，这就是有前一阵儿去世的这个霍金就是小说家，《时间简史》，你知道就是霍金在回答宇宙大爆炸这个奇点之前是什么？他就是举了个例子，很复杂的几何，他就说这就好比说是我们地球，对吧？第一个点是南极，南极之外没有东西就没有意义，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东西。

那意思就是说其实时间呢，本来世界上没有时间的，如果没有人的话，也就没有时间了，时间是咱们定的一个观念、一个概念，所以说就是说时间是内容组成的，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讲清楚这个话，就是说时间的这个刻度，这个钟表是你定的，可是实际上没有这个东西它只是有一个东西的延展性，一个东西它会比如说逐渐膨胀。

马伯庸：主观感受。

窦文涛：对，实际上一个东西就会生老病死，客观真正存在的是这个内容本身的一个变化过程，只不过你把这个变化过程当成一个。

马伯庸：加上一个时间刻度。

窦文涛：时间刻度，实际上它本质上就是东西的进化过程，所以说你看这有理由说他讲这个意思，他一个小说家，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注重细节的人，他某种程度上他比咱们长寿。

蒋方舟：对，他的时间不一样。

窦文涛：多活一天，可是看在他眼里历历在目、点点滴滴，它的内容多。

史航：它每个皱褶展开了，就是长度增长了。

窦文涛：对，内容多，对，你还别说你说皱褶展开，我不又联想起他们夸，我就现在很多词我都反对，什么脑洞大开，你知道最近我听一个人给我爸做大脑的透视，那医生跟我一解释，我说跟现在人说脑洞大开不是聪明吗？脑洞大开是什么你知道，脑洞大开是老人脑，你知道这个人大脑萎缩。

什么叫老人脑？就是你这个脑越来越收缩干瘪，你的脑洞越来越开，沟回越来越宽，到最后很可怜的，最后老年痴呆症这最后脑子缩成，脑袋里面空了，我说你们还整天脑洞大开，当然我这是说开去了。

这还是就说这个，你觉不觉得一个人对细节的关注，你觉得这对你们写东西的人来说是天生的还是有意的。

史航：我觉得写东西，你要完成那种写完这个东西，咱这打个比方说它是源于饿，就是你得吃东西，你得写完它，但是你雕琢细节是源于馋，就经常有一个电影吧，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你只记住这些，重看为什么会发现细节，你第一次看那些是本来它完成这样就可以的，就像一个盘子你端着的，你本来看着就这样就够的，第一次看到底儿，再慢慢的看它还装了这些东西。

我经常重看自己喜欢的电影，一定都是，只要你喜欢就能发现新东西。

马伯庸：一定会有新东西。

史航：我那次重新看《少年足球》，我发现星爷太伟大了，他不是无敌金刚腿吗？他不是喜欢有一双好鞋但买不起吗？他经过一个鞋店橱窗有一双好鞋，他看看的很眼馋，这谁都能拍出来，然后被人赶走，人经理把他赶走也拍得出来，但你知道经理然后做了什么事情，他拿了一块布，把橱窗那擦了擦，穷人的眼光会玷污这个橱窗，又玷污到鞋，你看了，通过橱窗，我要擦擦窗子。

所以星爷他真的是一个为所有弱者，就被人瞧不起的底层弱势人，他有一个永恒的本能的代言，他有一种底层之怒。

窦文涛：对，怪不得我就说，这个星爷拍的喜剧片对我来说都是让我哭的，这个少林足球，哭啊。

蒋方舟：你也是底层之怒。

窦文涛：我们底层之苦，我们都从底层上来的，都是受侮辱与受损害。

蒋方舟：你上来了，我还没上来。

窦文涛：没有，你还上访呢是吧。

马伯庸：其实那个时候很多的。大部分我们印象深刻的香港电影，其实都是一些底层的视角，我们看的都是一些小市民的喜怒哀乐，和他们的一些小聪明，小愤怒、小幸福，所以就这种感觉我就印象，没有史航老师举那么伟大的例子。我当时有一个，是一个香港的一个二流的这种喜剧片，里面有徐克，徐克干了一件什么事呢？徐克里面客串，一群人在打牌，啪，恐怖分子进来把他们都抓住了。

枪顶住徐克让他走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吓得战战兢兢开始起来，起来的时候拿着牌都忘了放下了起来，徐克干了一件事，探头看了看别人的牌子，被人后面啪打一下，现在你还偷看，就是这部小人物的喜感立刻就出来了。

窦文涛：你说的是喜剧感，我想到的像那个《英雄本色》，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，他们说这个细节有一个蝴蝶效应，这是本来说的是物理现象，就是说什么地方的蝴蝶煽动一下翅膀，会改变复杂的天气系统，这个大气的环流都改变了，所以说天气预报不可能准确，但是本来说这么一个。

但是我觉得在情感上也是，有的时候就是那一点点、一下，你这个眼泪就弱者之怒，你比如说我就想起这个《英雄本色》，那个周润发瘸这个腿，其实到最后我一看我就翻了的是什么，就是他吃那个盒饭，就这么一个瘸着个腿在那儿，小马哥吃盒饭，一下子你就觉得这眼泪就。

史航：重要的是子豪看到他的时候，当时周润发是怎么演的呢？因为你已经在上头我知道吗？他故意不是咽下去，他又多吃一口，所以转身被喊的时候，他嘴里全是饭，他自己眼泪快出来，但不是感动是噎得慌，然后这时候子豪第一句话说了，小马你给我的想信里不是这么写，就是朋友之间报喜不报忧，就是底层之间这个东西，就这句话真是成年人之间的关系，我要不看见你，永远不会告诉这些。

所以为什么我永远受不了新版的这个《英雄本色》，没有一句话是该子豪子杰这样人说的，就互相都是抱怨，互相都是怒吼，强调权威，你怎么不听我的，我生气了，这根本不是《英雄本色》，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区别太大了，就是好多人呢就是他只知道生老病死这种事，但不知道里面那个藕断丝连，那个丝是情谊的东西。

就是对于后来的很多改编，为什么我讨厌很多新的改编版本？对他们，像一个普通的笨贼，就觉得进了一个空屋子，但要你是被原作彻底影响过的我们这样的粉丝型的人，会觉得屋子里充满了红外线，你怎么可以这么厚颜无耻的就闯过去，但他们看不见，他就空屋子就这么改呗，有钱买版权就改呗。

马伯庸：所有雷电全都蹚过去。

史航：所以咱们刚才聊的很多是创作，但就是历史细节，因为大家看很多书，我有时候就是一个细节让我把那个年头的重新记忆。

1919五四运动，闯那个曹汝霖家，打的是章宗祥，徐志摩日记新编，我最近出的我看，它记得一笔。说当章宗祥被打成什么样你知道吗？表嵌入腕，手表嵌进了手腕，就这么一笔，你想他怎么踩。

窦文涛：能打成这样，好家伙。

史航：就这个是，真的是很厉害，就是说且而且志摩讲说这个郭沫若、胡适之他们都在，胡适之突然夸了一句郭沫若，郭沫若冲过去捧胡适之的脸亲吻，胡适之一直躲。

窦文涛：性情，两个人性情就全出来了。

史航：不用这样，我就是随便一说。

马伯庸：而且是那种民国的那种，那个时候的风范。

史航：那时候郭沫若就是这样，我爱死你了。

窦文涛：激情洋溢的一个人。

马伯庸：郭沫若那会儿是刚写。

史航：四川人。

窦文涛：对。

马伯庸：咱们刚才说汪曾祺嘛，我记得汪曾祺写过一个叫《端午的鸭蛋》，讲这个高邮咸鸭蛋。

窦文涛：高邮咸鸭蛋。

马伯庸：他就说他说袁枚也夸过这个咸鸭蛋，袁枚是文人，他夸的是这个要黄白相间，光有黄或者光有白的，这个色彩是不对，要黄白相间摆出一盘，摆出一圈，这个好看着有食欲，一想很美，确实美食家。

然后汪曾祺说的那我没这么觉得，汪曾祺说的是拿筷子从鸡蛋这头儿一戳，那头噗呲冒出油来了，这每次看到这一句，我就咕咚这这一下，就饿了你知道吗？

史航：这多少年大家都是泡着面看着汪曾祺，你知道吗，吃着别的东西的这种感觉。

马伯庸：刚才史航老师说，袁枚那个属于美食家，汪曾祺这是吃货。

窦文涛：而且你知道，你刚才讲的这个胡兰成，我就不禁的想到，有的时候你看咱老说，这个世界是不是有点空隙，比如说一个空隙叫读书得见，对吧？再有一个，你知道我觉得张爱玲，张爱玲她就是老能写出一点人跟人之间那种尴尬，那种你知道两个人之间，有时候在咱们在生活里会碰到，你一下看到人性的全部，就是有些人不太敏感，两个人之间交往，包括咱俩言谈会有缝隙的，这个缝隙。

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，她写这个小团圆，当然不能完全认为那是她跟胡兰成的自传，但是其中讲到一个情节，你记得吗？就是两人好的时候，胡兰成把一箱子钱放在她那儿，对，也没说是给她的，也没说是寄放在她那儿的，反正俩人好，我的钱放在你这儿，后来俩人不好了的时候，讲了很多好像很高大上的话，最后胡兰成临走出门的时候，那个箱子我还是拿走，你觉得吗？对，你看这就是这个间。

我就发现有时候张爱玲，有时候把人性看的那个灰啊，就是说那些情情爱爱的，可是这个背后有的时候通过，你发现没有人之间也经常这样，就比如说聊到借钱了，有时候你会突然发现两个人之间一阵静默、一阵尴尬，那个间隙就出来了，这个间隙让你能看到人性内涵深处的一些东西。

史航：就细思极恐，细思恐极的东西。

窦文涛：我不说什么，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主持人，我最有经验，我这么多年，但是还是别说了。

蒋方舟：说吧，说吧。

窦文涛：得罪人，你知道比如说我本来想夸你来着，但是也许头几句听着像是骂你，实际是为了夸你，经常会有这种情况，你知道我做时间长了，我就对人的这个，对面这个嘉宾那个神色，我就觉得反正观众看不出来，就是当他以为我想要批评他的时候，就是我说不出来，我的感觉就像他不是哪不正常，他成熟的人不是哪不正常，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看到有一好像那个水波纹，有一层涟漪就这样唰划过来，就这个神色唰一下，这两个人这个心思就跟电闪一样，我马上就知道他误会了，他以为我要说他什么不好，我多次就会有这种，人跟人之间有时候会有一些缝隙。

马伯庸：窦老师这是属于，这个婆娘不识人，九天仙女下凡尘，赶紧把后边说了。

史航：最可怕，这个婆娘不识人，下一句是什么呢，我忘了。

蒋方舟：刚刚说张爱玲，她小时候有一个我印象特别深的细节，就是好像是《十八春》里面讲这个好多年之后，曼桢又给世钧。

窦文涛：你都看到《十八春》了。

蒋方舟：《半生缘》嘛，然后就是给那个给世钧打电话，他们已经分开好多年了，然后世钧在那边说结婚了什么什么的，然后放下电话的时候，这个曼桢就发现因为她一直在笑，就发现她的这个上嘴唇就是粘到牙龈上面了，就是干的粘在那个牙龈上，因为她一直维持一个很僵硬的假笑，然后她就把那个电话挂上，那一个干涩的上嘴唇，上嘴唇粘在牙龈上，就是我印象特别深刻。我就后来每一次类似的情境，我就都想到那个，你说这所有的。

马伯庸：我觉得这个东西，她没自己黏过她绝对想不到了。

蒋方舟：当然，就所有的爱情的千载百回、委屈，但是又要客套，全部都在这个黏在的这个上牙龈和上嘴唇上，我就我觉得这也太动人了。

窦文涛：真的是，所以说你说成为一个特别注意细节的人，这是给自己做添堵呢，还是让自己活得更丰富？

马伯庸：我觉得两者兼有吧。

史航：我个人觉得，首先看你对人世间的态度，如果你对人世间够悲观，那么关注细节都是触底反弹，看到都是好消息；如果你对人世间很乐观，文涛的皮肤真好，这有点暗沉，这边这怎么也有，你如果本来是乐观，细节放大一切，一定是处处打折扣，所以我觉得凡事先悲观到底，然后尽情的放大细节总有好消息。

窦文涛：说这个重视细节的人，就是能把工作做好，但是一般格局不大，这个你们同意吗？

蒋方舟：我在想你说这个细节和格局，就是这个东西，因为我自己是也是特别喜欢观察人表情，而且根据对方的表情来做出自己的调整，但是我现在打算改过来，就可能跟你说的这个格局有关，我就说有的时候不是说注重细节的人格局不大，是因为我们太想满足对方的这个需求，就导致我们有的时候不敢自己放手放脚，不敢自己任性。

马伯庸：我们的表达受到了影响。

蒋方舟：对，表达以及我们想做的事儿，有时候会担心这个对方喜不喜欢，那个喜不喜欢，就会变得束手束脚，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太注重细节，或者太注重别人的反应，会导致这些问题。

马伯庸：反而不如什么都不管，闭上眼睛使劲把自己的话说完。

蒋方舟：他可能看得到，看得到但他不在乎，我觉得能看到细节，但是又不为细节所束缚的人是最厉害的。

窦文涛：所以呢，你就以前你就是为了讨好所有的人，迷失了自己，那今后呢你将要为了找回自己而失去所有人，得罪了所有人。

窦文涛：谢谢，谢谢。

END